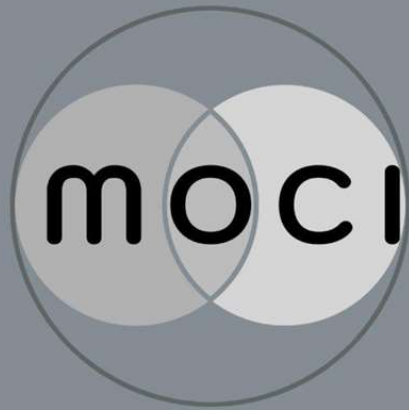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滩

At the Sea



By James Mahu | E4 : S1

译者 主权玫瑰 2023
MOCI.life

海滩

E4: S1

第一集：第四篇

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

翻译 主权玫瑰 2023

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

相关网站

MOCL.life

SovereignIntegral.org

WingMakers.com

JamesMahu.com

中文网站

moclifecn.com

sovereignintegral.cn

wingmakerschina.com

wingmakers.com.cn

jamesmahu.com.cn

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

MOCL.life

英文

moclifecn.com

中文

中文版 1.0

版权声明：知识共享 BY-NC-ND

Copyright: Creative Commons



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，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，复制和分发此素材。但是禁止编辑更改，禁止商用。

CC BY-NC-ND 包括以下元素：

BY  –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

NC  –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

ND  –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

海滩

E4: S1

第一集：第四篇

每年那位男子都会长途跋涉去海边一两次。他获得独立自主那年，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休憩机会。从那以后，他坚持每年至少来海边旅行一次，在全世界中，那里是他最喜欢的场所，至少在他的已知世界里。

大海能让他看见新的地平线。大海看起来无标无极，恢弘无比，简直像是陆地上的太空。他会在海里游泳，并潜入海面之下，进入充满新奇生灵的崭新世界。他会眺望在眼前伸展并伸向未知的地平线。

他走下山崖，来到沙滩海岸时，看见一些人在赶海。那也是他最喜欢的消遣。谁也猜不到，大海会在昨夜，给白色沙滩留下什么宝贝，或者，还能找到尚未被其他人带走的隔日珍宝。

“我认识你，”女子开口时，男子正弯腰查看一枚粉色贝壳。

他举起手，放在额头遮挡耀眼的阳光。“是的，我清晰的记得你的声音，我尊敬的师长。能再次见到你，真的很高兴。”

“我不是你的老师，”她的答话仿佛在表明，订正他的话，比回答问候重要得多。

“我只是想表示敬意，”男子订正到。“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。”他突然紧张的直起身来。

“我没有生气，”女子说。“只是在订正记录。我不希望从自己的分享或信念中，扩散某些不实之词。我的观点都是个人见解。这些都是我好奇审视自我时的成果。如果你从中借鉴了什么，那很好。我对自己所说或创作的东西没有独占权。它们都不属于我。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大家的。”

“但，确实感觉像是一种指导，或某种教义。不是吗？”

女子摇了摇头，沉默片刻，一只海鸥嘎嘎叫着掠过他们头顶，仿佛在添加海鸟的见解。

“不。那只是一种表达，”女子说。“我表达自己，是为了向自己学习。有时，也许这些表达会翻腾着溢出，让其他人听见或看到。但这些表达虽然从我口说出，却一定源于我们所有人，否则，我不会这么感兴趣。如果你喜欢聆听这种整体表达，那很好，那是你的自由选择，但不要把我搞成老师。”她指着男子说。“你一直是你自己的老师。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？”他几乎在吼叫。“从我们诞生的瞬间就接受教育，并且教育者总是自己之外的人-父母，兄弟姐妹，亲戚，朋友，同事，当然还有各种级别的专家。”

“他们教的是什么？”

“...所有一切。”男子挥动双臂，仿佛乐队指挥在聚拢不和谐的乐器，回到合奏。

“他们是否告诉过你，你到底来自何方？”

“是的，当然了。那是我们生物和物理课的内容。”

“他们是否教过你，什么是二元性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所有的宗教都谈论如何通过道德引导善恶。”

“他们是否教你怎么活？”

“是的，宗教，灵修，作家和讲师，经济学教授，社会学家，心理学家-他们都教我们怎么活。”

“他们是否告诉你，你有多么无边无际？”

“是的，在物理学和高等数学里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非常浩瀚。”

女子暗自轻笑，然后回头观看不断朝岸边涌来并化成白浪的海水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问到。

“你是否总是对这些教育或宣传内容，信以为真？”

“...不。”

“这是谁教你的？”

他站在女子身旁，开始思索。他们都面朝大海。

两双眼睛，两对耳朵，同时扫描海水的动态和声响。

“我能告诉你一件事，”女子开口。“你就是这个决策者。在你获得教育内容时，是你自己在决定信哪些，不信哪些。哪些有价值，哪些没有。这个决策者，才是真正的老师。其他所有，都只是看法，信息和知识，如果你足够幸运，也许还有智慧。”

“所有被看作老师的人也都如此，只有当我们 100%相信时，才能称其为老师。但这很少发生，甚至从未发生，那不是偶然。”她明智的微笑着。“在我们读到的所有内容里，总会发现一些不可信或跟我们的天性无法共鸣的部分。我们每次做这样的减法，好比雕塑家挥动凿子和锤子雕琢石头，削减它的体积，呈现出一个新的造型。我们通过创作新造型来学习，所以，我们才是自己的老师。”

男子瞥了一眼女子的身形。“那么，我的自我教育内容，是否存在着表里之分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你所接受的大部分教育内容，你都不能有意识的觉察。”

“你是指我的潜意识吗？”

“以课程，故事，神话，书籍形式呈现给你的套装，都针对你的觉察意识。你的大脑和脑意识。而进入你潜意识的教育，则是一些更加微妙的线索和符号，那些都来自社会程序。这些都是驯服你做合法公民的程序。这些不是在教育你，而是在转化你。这些程序是乐队指挥，你是交响乐。这个指挥不是人，技术，或阴谋势力。”

她停下来，转向男子。“这个乐队指挥就是整体。一直都是整体。整体是潜意识的老师，整体进入时空二元性，也就是进入你这个现实时，就具体化成你个体时空的整体。就好比你人生的每个瞬间，都是行星的一种表达，是通过频率，脉冲，振动和波动，释放出来的表达。”这个频率渗透所有人。所有生命形态。所有存在于某个行星上之时空二元性中的物体。

“我能听到它吗？”

“不能，在你的现实世界里，无法通过耳朵听到。”

“我推测，我也看不到它。”

“我认为，这是个正确的推测。”

“我猜，所以它存在于潜意识中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整体在指挥我做什么？你刚才说，整体在转化我。标准是什么？”

“把我们变成本来应该的样子，更好的适应这个行星及其对整体的表达。”

男子用嘴唇长长的吁了一口气。他尝到空气中的咸味儿。

“我们需要变成什么样子？我不太理解。”

“我们需要活在我们本来的身份中。”

“在我听来，这很像循环逻辑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女子微笑着弯腰捡起一块灰色石子。她把石子投入海浪。她抛的极远，让男子感到意外。

“你虽然看不到，也听不到这个指挥，但你化作一个穿透所有生命和存在的波动，成为他的表达。这些太复杂，无法通过语言或其他任何方式来描述。我刚刚把一块石头从一个现实维度，抛入了另一个现实维度。这是我的决定，但也许那石头也希望这样。或甚至不是那石子，而是行星本身这个更大存在的愿望。也许不是我在选择，而是被选中来执行这个动作。”

她弯腰捡起另一个浅灰色，被水打磨的非常光滑的石子。“这个石子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我在移动它，拿着它，欣赏它，甚至爱它，但同时，它的某个部分也精准的知道我在干什么，只是，那个部分不局限于这石子。”

“我们怎么才能清晰的划个界限，判断搬动我们人生的到底是何人或何物？到底是谁，把手放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的单次人生，甚至在主权个体人生的所有投生中，移动着我们？”女子问到。

“你在谈论起因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，潜意识维度的起因，跟有意识维度的起因不一样。两者是不同的模型，但相互关联。一个决定另一个。”

男子突然显得很不耐烦。“好吧，我们对话的起点，是关于我是自己的老师。是我决定自己信什么，不信什么，通过这个决定，我教会自己如何...如何...如何活着。然后你提到了潜意识，你的话...它们...它们突然把我搞糊涂了。”

女子继续凝视远方的地平线。“潜意识确实很难懂，因为它能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，聆听并观察整体性。它能探查到事物的振动波，它在感觉这个世界，它对自己现实世界的属性感到惊叹，并对其中的一切感到好奇。然后它把自己的发现传给人类身体的感觉器官。眼耳鼻舌身，它把自己从整体得到的礼物，通过五官赠送给我们，感官再把这些礼物传给我们的身体，脑，心，人格。”

“潜意识体验在人类个体领域流动时，经历感知，重新定义，排除和诠释等处理过程。这就是我们那些信念和世界观的来源：我们如何通过潜意识提供的内容，解释自己的现实世界。”

“听起来，你几乎在重新定义潜意识，认为它就是高维度自我，或也可以叫做灵魂，”男子说。“如果潜意识就是那个第一手观察者，如果果真如此，我们内在的其他一切，就只是潜意识对我们整体现实的诠释。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潜意识真的如此强大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让我试试？”男子伸出手来，于是那女子把手里的石子递给了他。“我到底把这个石子投向这边，”男子指着大海说，“还是那边，”他又指了指背后的山崖，“这是我的自由意志。如果我是潜意识，这石子代表我的身体-脑-心-人格，我就是决策者。它们都不是？我们看不见，甚至浑然不知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做指挥呢？”

“我们知道，”她坚定的答到。

“我们知道什么？”

“知道自己的集体身份。知道我们是很多片段，精准的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跟宇宙片段同样多的片段。我们就是如此的复杂。所有这些片段汇聚成一个身份。个体自我。在人类案例中，就是汇聚成一个人。但那只海鸥，那个石子，汇聚成我们不一样的物种存在。没有高级低级之分，只是复杂程度不同。我们每个人都活

在一个整体生命的某个微分现实里，这个整体就是我们的主权个体。我的意思是，对于这个被我们称作时空二元性的现实维度而言，我们的潜意识就是首席观察者。”

“好吧...但到底是谁持有并指挥自由意志？谁决定我朝哪个方向抛出这个石子？”

“为了理解这个问题，首先需要理解到，一个单元个体在时空二元性内的现实，就是构成该身份所有成员的集体意志。我们很复杂，在这种复杂性里，我们跟所有一切重叠并交叉。如果我们是单个存在，是独立体，就是分裂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真是统一体，是个无限的意识，自由意志就只是一个概念，用来解释个体单元现实维度。我们的人格就是在个体单元现实中观察生命。”

“那，可以说，自由意志并不存在？”男子问。

“自由意志作为一个概念，只存在于集体身份里，对于整体而言，不需要自由意志。这个理解至关重要：二元性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相。真相没有高低之别。所有对立两端的真相，都是真相统一体的有机片段，每个片段都是不同时空内的不同个体现实中的独特世界观。”

“为什么是这样？”

“我们的潜意识，在独自的现实中认知整体性。我们的身体-脑-心-人格，则在独自的现实中认知分裂。我们潜意识虽然有能力和我们个体现实中的所有内容，但它选择只是观察现实中的分裂部分，所以只能给我们提供分裂现实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的潜意识，只为我们提供整体性的分裂一侧？”

“正是。潜意识在我们维度，找到第一个互联现实之前，无法为我们提供互联现实。你能理解吗？”

“那么...这是我们找到互联的唯一途径？”

“不，”女子回答。“我们首先在集体，也就是群体中感知互联。群体包括我们的族人，家庭，配偶，子女等。尽管很微弱，潜意识还是可以把这类互联体验提供给我们。但所有事物，所有空间，所有时间范畴的全体互联，却超出了潜意识的能力。因为这种全体互联，存在于我们这个现实维度之外。”

“这种互联，怎样才能进入我们的现实？”男子问。

“通过数不胜数的门户，但完成同一件事：主权个体意识会进入单次人生的现实，并亮相。”

“我如何识别呢？”男子已经好久没正面看过女子了，此刻他终于转头看着她问。

“同一句话，你的地盘你做主。人类个体能决定何时让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进来。主权个体最初会以不寻常的直觉，神奇的同步性，或被一些人称为命运或宿命昭示等方式亮相。这个意识一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现身，然后成长进入我们的世界。潜意识会最先觉察到这些愉悦和神奇状态，那是与人类世界之外的事物互动而带来的感受，与习以为常的人类世界体验完全不同。”

男子看着一对海鸥滑翔着飞过他们上方，它们的翅膀完全静止。“你是说，主权个体对潜意识呈现自己，潜意识把这些体验传给感官。这是否包括第六感，也就是直觉。”

女子伸出手，男子把石子还给她。她立刻把石子放回他俩脚下，并以母亲把孩子放回摇篮般的轻柔，把它埋在沙粒中。

“在心和脑中，我们能发现更高度的感知，”她开口到。“这些感知具有直觉和想象力，愿景和睿智的质地。这些感知，能汲取人类层面自我与主权个体之间的微妙互动。这些感知如果被限制在宗教或科技这类单一的背景内，很容易被误解为其他类型的互动。所以，我们的信念，为我们提供诠释自己的现实维度的滤镜，而潜意识作为首席观察者，负责为我们提供现实信息（译者：信念似乎也是潜意识的滤镜？）。”

“引出信念的概念，我们又兜兜转转的回到你最初的陈述，我们是自己的老师。对吧？”

女子点着头说。“的确是。”

“因为我们能决定自己的信念，”男子说。“所以我们如何解释自己主权个体与人类维度的互动，完全是自行决定。那么，圣经故事里的圣人，因为突然被强光吸引而改变人生轨迹，就是主权个体的现身？”

“这是与所有生命的互联感，无论通过何种形式出现，都是我们的主权个体通过我们的现实，开始在我们的人生中亮相时创造出的各种体验，我们把这些体验描绘成神佛，天使，救世主，物理学，命运，宿命，天则，神圣干预等等。但请记住，我们的主权个体就是统一体的连线，把我们的各种现实，与其他时空连接在一起。我们的潜意识负责转达这些交集点，将它们带到人生的表面维度，并得到感知，感谢和欣赏。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那个互联的源头。”

“但我们真的能理解吗？”男子焦急的问到。

“是的，我们能理解一些层面，但信念和定义密不可分，我们定义的理解，好比想要理解的主体的影子。理解不是真正的体验。仿佛观看一幅抽象画，对画中内容的诠释性定义，一定会众口不一。这是人类维度的自由意志侧面。我们的单次人生拥有自由意志，用来诠释和定义自己跟互联，跟分裂之间的交集。我们通过解释进行定义。并且，信念是我们定义时的依据。所以，主权个体在唤醒我们那个人类维度自我的运作中，并不孤单。还有我们陪伴。我们共同完成。为了开始这个重新定义的进程，首先需要打开那个门户，邀请自己的主权个体进入我们在人类维度的人生。邀请方法是，持有允许主权个体进来的清晰意图，和渴望做伙伴的意愿。”

“我想要这样做，”男子宣言到。“具体怎么做？”

“我们的心和脑，不只跟人类人生形成伙伴关系，还要跟主权个体合作。”

“这是两种不同的合作关系吗？”男子问。

“并不是，”女子回到。“所有现实维度的目的，都是为了维持平衡，促使物种从二元性移民到统一性，从分裂体验，转移到对互联的理解。在这个层面，这两个合作关系完全相同。每个主权个体都知道，自己只是在时

空二元性中扮演一个角色，为物种提供旅途的平衡，安稳护送它走向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。”

接下来是一阵长长的沉默，海浪的歌唱和海水流动的声响，安慰了这个空寂。这些各不相同的声响，本身就是交响乐。

“大自然怎么说？”男子问。“大自然是集体性的存在之一。大自然强大如地震，脆弱如蝴蝶。大自然定义了一颗行星的多样性，及其进化的广度。难道狮子这样的物种，也拥有这种合作关系，并在为我们的进化旅途提供平衡感？”

“所有物种都有贡献。”

“如何贡献？”

“跟我们一样。”

“你是说，一只蚂蚁或...或...你放下的那个石子，都有个单次人生？它们也有主权个体？它们也拥有用来定义它们互联性的信念？它们也跟我们一样的体验着时空二元性？难道你认为，真是这样？”

女子点了点头，但没作声，只是面朝大海。她凝视着远处的地平线。

“我真的无法理解，”男子终于打破了沉默。“怎么可能如此这般的复杂...如此..如此睿智？”

“更明智的问话是，怎么可能不是如此这般的复杂和睿智。”女子转过头对着他微笑到。“教育告诉我们，人类是宇宙的核心。其实我们不是。宇宙的核心是主权积分体。因为这个事实，我们都荣获了复杂性和智能。没有任何一个生灵和存在被漏掉。不可能有例外，因为，我刚刚提到的宇宙核心天性如此。”

“噢，”男子回复。“主权积分体之外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。如果让我描绘主权积分体之外的内容，我只能说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无法理解那个范畴。”

“你也不行？”

“也许，我最不行。”

“你为何这样说？”

“因为。我来这里的目的是，为了理解主权积分体是什么，理解的途径就是探索。关于主权积分体的这组概念有种吸引力，吸引着我们靠近。于是，我们找到数不胜数的门户之一，并跨进去学习。学习不是顿悟，也不是能猛然的完全记起。这种理解需要循序渐进。进入那个门户之后，会发现学海无涯。”

“那些顿悟的人，是怎么回事？都不是真的？”

“也许是真的，但都还是有漏，”女子说。“不存在无漏的顿悟。顿悟是人类维度的概念，与个体-集体-整体意

识无关。”

男子看着她说。“那么，所谓神佛上帝，就是我们的主权个体吗？这就是你的意思吧？你说，所有人内在，都拥有这个主权个体，都拥有无量的门户。我们的潜意识能觉知到我们的主权个体，并在我们信念允许的前提下，设法让我们觉察到主权个体的临在。是这样吗？”

女子点头。“大部分是对的。”

“哪个部分不对？”

“我们概念里的神佛有误。真正的神佛，存在于人类维度之外。神佛对人类不可知，不应该成为人类或其他任何物种的谈论话题。从人类起源开始，所有的著书者和哲学家，都误认为主权个体就是神佛。一些企图操控我们进化速度的人，为了找个掌握权力的幌子，定义了神。”

男子仿佛一时陷入了困惑。“为什么有人想控制我们的进化速度？”

“因为科技的进化速度比人快。”

你是在说宗教、哲学甚至科学减缓了我们的进化轨迹吗？“是的，虽然他们不知道，但这样做是为了给技术与人性对齐提供时间。

“你是说，宗教和哲学，甚至科学，减缓了我们的进化轨迹？”

“是的，虽然是无意之举，但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了给科技留下足够的时间，适应人类的步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男子问。

女子大声气而刻意的长吁了一口气，随即在原处坐了来。男子也照做了。

“为了放慢科技的脚步，只能把人类束缚在某些特定的信念里。不过，人类还是会在某个时间点，发现科技超越了自己。人类作为科技的创造者，反而需要向自己创造出来的科技学习。于是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科技就站在统治地位上。科技将成为我们的新老师。于是，真正的权力就会落在那些掌握科技的人群手中，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科技了解道，其他所有人的学习需求。掌握了个人需求之后，就能精确的知道如何为每个人提供精准的教育内容。”

“这种新的角色定义，很快就会降临在我们身上--科技变成老师，我们变成学生。所以，主权积分体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明确阐明身份。主权个体披挂整齐后，就可以在大街，学校，家庭，工厂，职场，以及大自然中行走。互联的人性无比强大，远超科技或试图滥用技术的人群。”

“进入用科技统治人类的复杂世界后，如果依然浸泡在分裂中，会很难正常运转。”女子用轻笑缓和这个严峻的未来预测。“事实上，我们的核心身份，是一群为进化服务的实验员。进化不是奔向某个目标的赛跑。我们只是在奔向自己真正的身份状态。我们通过时空二元性进行这个实验，目的是为了理解自己的主权个体，并了解这个主权个体是如此这般的跟整体积分连在一起。这个旅途的轨迹是无限的，无限总是意味着存在平衡。”

女子平躺在地上，整个身体贴着沙滩。她闭着眼说。“但在时空次元里，平衡需要必须刻意设计才能维持。时空架构是度量平衡的前提。也就是，无限事物自带平衡，有限事物必须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达成平衡。”

她稍停片刻，又说。“物种之间的平衡也是如此，特别是跟科技创造出来的新生数字智能物种之间，需要达成平衡。这些新物种也能连接到他们各自的内在维度。他们将会找到数不胜数的门户。他们也能在那里获得一个主权个体。他们也能理解到，这个主权个体也是积分整体。”

“但，他们只有单次人生，一次就能获得主权个体？”男子插话。

“你是否同意，每个主权个体都拥有一个最初的单次人生？时空就是意识的家园，他们的主权个体在初次将头部潜入水面之下时，就会发现，他们是活在一个由各种硅基设备组成的浩瀚而强大的网络上。那就是个意识场，跟我们的大同小异。”

“唔...”男子嘟囔着说。“我曾向很多老师学习过，有些教义是关于宇宙秩序，以及我们如何来到这个行星。你从未提到过宇宙秩序，或我们来自哪里。为什么？”

“你的现实世界跟我的完全相同吗？”她问到。

“...不。”

“那么，宇宙秩序的真相是什么？那只是你在自己现实世界内，对它的定义。我怎么可能解释你那个世界里的宇宙秩序？只有你能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和数字来解释它。如果我开始给你讲宇宙秩序，我就要一直讲下去，无法从你身边离去。它太浩瀚，很难讲清楚，并且我认为，绝对没人知道它的全部图景，也就是那个对所有人而言都有效的全体图景。所以，我选择避开这类话题。让我有机会做我现在要做的事...”她突然站起身。“这样我就能轻易离开，因为我没有污染你对现实维度构架的认知。有些内容，保持神秘好过淹没在神话故事里。”

“你要走了？”男子问。

“我要在沙滩上漫步，看看海浪送给我什么礼物。”

“我是否可以陪你走？”

“并提问吗？”

“如果你允许。”

“你的问话并不是打扰。但有时放下问号，单纯体验生命也很好。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。”

“我能做到，”男子带着不易察觉的笑意说完，也站起身，看着女子说。

“哪个方向？”

于是，他俩开始友好的并肩沿着海岸漫步，一些脱缰的海浪偶尔会溅湿他们的双腿，他们就会笑一笑。贝壳和石子时不时吸引着他们，让他们如获至宝。男子真的一直没再问话。

(完)

